



纯生活

新浪潮小说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 主编

阿乙 叶舟 黄惊涛 南飞雁 冉正万 马小淘
东紫 王棵 须一瓜 余一鸣 / 中国当代新锐
一本尽录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新浪潮小说

纯生活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生活 / 朱零主编.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624-6832-5

I. ①纯…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4816号

纯生活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主编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文卫 版式设计: 龙珊珊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77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832-5 定价: 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序

《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

《人民文学》最具活力的版块是“新人”创造的，这家杂志创刊六十多年，关于她的历史的写法会有很多，其中一种可以这样描述：源源不断的“新人”隆重亮相，络绎不绝的“新人”必成名家。

“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这是茅盾先生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格外醒目的一句话。《人民文学》忠实地继承又不无活泛地丰富着这一道统。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为文学新人新作专设栏目，有计划并行之有效地发现和及时推出了一批新生文学力量。其包容性和在青年作者与读者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编辑思路也愈加成熟实在和愈加灵透敏锐。每遇到清新可喜的新锐力作，编者都会在目录前页予以热情贴切的推荐和独具史识的解说。

容纳新风送来的气息，分享青春创造的骄傲。远的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民文学》从“本期文学新人”到今天的“新浪潮”，新作家新作品推出的效果即是如此，刊物更是因为有这一美好传统的赓续而始终朝气蓬勃。

《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原则上编发作者第一次在我刊发表的作品。这三卷，有些已经溢出了刊物的规约，一部分作者已经走入名家行列，从文本质量和作家成长两方面来看，作为图书出版，这也是智慧的好选择。因为“新浪潮”是带着足够的推涌之力的，汇聚成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鱼飞出排浪又留恋波涛的姿势。

朱零编好了篇目，嘱我写几句话，我只能听命，盖因所选皆佳构也。以上文字，权当小序，读者诸君自可绕过，直接进入正文。

目录

那晚十点 / 阿 乙…… 1

花与舌头 / 黄惊涛…… 48

叫一声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 南飞雁…… 68

纯生活 / 冉正万…… 89

春 夕 / 马小淘…… 99

白 猫 / 东 紫…… 141

斯德哥尔摩效应 / 叶 舟…… 168

一家之主 / 王 棵…… 217

入 流 / 余一鸣…… 262

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 / 须一瓜…… 350



那晚十点/阿 乙

这个火车站是荒谬的所在。如果不是产权不明，地产商一定会拆了它。现在，野草从货运操场长到候车室，招惹来大量的老鼠和黄鼬，我们除非着急拉屎，否则不去那里。

1997年它建成时，烈日下悬浮着红氢气球，两侧电线杆拉满彩纸，我们红乌镇有一万人穿戴整齐，一大早来等，等得衣衫湿透。

“出口气了。”有人这么说，大家点头把这话传了下去。也有人跳下月台，将耳朵贴在光新的铁轨上听，说：“该不会不来吧？”

“除非是国家把这铁路拆了，火车都死光了。”一位老工人应道。大家被这掷地有声的声音稳住，讨论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来，好似红乌已和它们平起平坐，今晚爬上火车，明早也能看到天安门升旗了。不知道北京的早晨冷不冷。

下午五点，火车张灯结彩着驶来。也许是没见过这么多前呼后拥的人，它猛踩刹车，齿轮和铁轨摩擦过度，溅出火花。我们振臂欢呼，以为火车就要停下。不料它长啸一声，奋蹄跑了，车底排放出的大量白汽，喷了我们一脸。

后来我们知道，几乎在红乌站建好的同时，铁道部下达了全国大提速的文件。所谓提速，其一要理解为火车本身提速，其二要理解为有些小站必须牺牲。我们坐在人工湖畔，看着从不停靠此地的火车从

对面铁路坝驰过，心酸地念顺口溜：

红乌镇啊红乌镇，
白天停水晚上停电；
火车一夜过六趟，
睡觉不方便。

我们想这是动物园的观光车，那么多外地人坐在里边，一遍遍参观笼子里的我们，总会生出一点优越感。我们房子这么矮，路面这么破，什么像样的历史都没有。

我们想它出点事。1997年冬它果然在二十里外的茶铺脱轨，不少红乌人去捡碎片，据说摔得稀巴烂。然后我们和它的关系麻木了，就像习惯一个亲人打呼噜，我们习惯它在深夜轰隆隆驶过。但就是这逐渐被遗忘的东西，三年后像故事里的伏笔猛然一抖，抖出一桩大事来。这件事割痛了所有红乌人。

那天傍晚七点半，火车快要驶过红乌镇时，车窗里吐出一只妖怪来，随意得像吐一粒枣核。那里的铁路坝由山石和水泥加固，一般人摔出，以颅击石，当场即可报销，可妖怪着地时却伸出前爪疾走，像麻雀一样振翅飞起，又翩然飘落于远处的田埂。

他悲哀地看着这陌生的地方，抽掉了一根烟，然后走近我们。

此前一天，青龙巷的算命先生发癫，交代大家隔夜不要出门。人们见他的手拍紫了，对街上著名的善良姑娘金琴花说：“小金你劝劝吧。”金琴花走来心疼地说：“别拍了，好伯，拍坏了。”瞎子却是捉紧她的手臂说：“亲娘啊，明夜莫出去。”

“嗯，我不出去，我相信你。”金琴花说。人们爆出哄笑。

妖怪到来的这天是2000年10月8日，政府称之为“十·八事件”，我们红乌镇人活久了，不习惯记日子，因此称它为“那晚十点的事”。这诡异的事只发生了12分钟，晚上十点开始，十点十二分结束。十天前，红乌镇狂风大作，落叶纷飞，天空裹着黑云，不时有闪电刺出；十点十二分后，天空大开，闻讯而出的人们捏着没用的伞，

恍如坠身白昼。

在这12分钟内，只有6个本地人像是约好了，从6条巷子鱼贯入建设中路*，迎接上帝派来的妖怪。

*建设中路是红乌镇主街，长1500米，两边各有3条巷道，与主街构成一个“非”字：

求知巷 青龙巷 朱雀巷

（西）建设中路（东）

明理巷 白虎巷 玄武巷

赵法才

有段时间了，超市老板赵法才每晚七点半提着酒瓶走到朱雀巷的石头边，坐到十点，去超市关门。偶尔有人问，还在想狐仙吗？他凄惶一笑。

他心里有个阴险的秘密，就像是搬运工将最后几件货物乱抛乱丢，小学生将最后几个生字乱写乱画，他要将剩下的生命在这里胡乱消耗掉。他拉开闸，让烈酒燃烧内脏，湿气像毒针一样钻进脊椎，他发明了这个笨拙的自杀办法，在四十二岁时驼背，咳喘，白发苍苍。

这样的年纪也曾让他产生拥有一匹白马的想法，他想骑上白云般的白马，离开红乌镇，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鳏夫。但在一个头发挑染了一撮黄的小年轻骑着光洋摩托疾驰过后，这个想法就消散了。他叫住年轻人，遥遥地问：“这车是谁让你骑的？”年轻人亮出车钥匙上挂着的玉佛，赵法才便明白了。他看到对方盯过来的眼神就像一匹

幼兽恶狠狠地盯着垂垂老矣的野牛，便知老人应该去敬老院生活的道理，他不能僭越。

赵法才的自弃开端于红乌镇一次闻名的捉奸事件。那件事发生后，赵法才的老婆把满是橘皮的脸扑上颗粒状的粉底，照着嘴唇画了一个肥满、鲜红的“0”，端来八样荤菜。

“喝一瓶吧，”她说，“喝一瓶吧，我去给你开。”她拿出啤酒，用起子开好，“要不找杯子给你倒上。”赵法才摇摇头，找到瓶盖将还在冒气的它细致地盖住，然后慢慢咀嚼每一片食物，他抬头时看见泪水已将她的粉底冲散，便说：“瓦妹，别多想了。”

“你也不想想，她像正经人吗？每个月只拿五百块工资，哪里有钱买摩托车，买手机，哪里有钱交话费，她用的化妆品都是羽西的，有几个人用得起？”

“别说了。”

“你要是还惦记着，就去找她，把我们娘儿几个扔了吧。”

“别说了。”

他中止了晚餐，起身去超市，在路上他买了一瓶白酒，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开始了那个宏大而默然的自残计划。

在很远的时候，赵法才曾是名从容的砌匠，细致地调好一桶泥，用砌刀将泥均匀地抹到砖头的四个边沿，将另一块砖对准贴上去，这样一块块往上贴，贴到房主没钱了，就封顶。但在女人以每两年一个的速度生下两女一男后，诗意的生活结束了，他的房屋被工作队扒光了，裤腿像是有三只饿狗扯着，他再也不能骑在屋顶上吹口琴，欣赏自己漫山遍野的作品了。

他扔掉最后的烟头，做生意去了。

他曾买来半仓库的铁观音，以为能改变红乌人的饮茶习惯，但最终还是将它们一套套送给工商、税务以及每个为我所用的人，悲怆地送了三年；他也曾翻《辞海》来给店铺起名，但在最后盘下这间超市时，他想都没想就叫“好再来”，既然长途公路边几十家店铺都叫“好再来”，那就说明它经过了市场检验。

他学会对偷喝汽酒的儿子咆哮：“你喝一瓶，我们从老远运来的

一百瓶就瞎做了，白做了，什么利润也没有了，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有天他做了很多事，干渴得要死，喝了一瓶啤酒，女人歪斜的身影从黑暗中移过来，女人说：“喝吧，都喝光了。”

他像是刚杀了人，十分负罪。

女人瘸掉是因为从三轮车上掉下来。当时她喊停车，可正爬坡的三轮车发出更猛烈的突突声，眼见掉在柏油路的一匹布就要不见了，她跳了下去。出院后她流了许多眼泪，但在手伸进铁盒时，悲伤止住了。钱盒里躺着很多钱，她像慈爱的祖母轻抚它们。她没有意识到这些粗暴的孩子这些年来弄坏了她的腿、手指、门牙以及乳房，她和赵法才变成了它谦卑的仆人，以至于忘记自己曾是乡下最白的一对男女。有一晚行房，她在阴部抹点雪花膏，像死鱼一样摊开，重口味的嘴还在说着讨账的事，赵法才偏过头干完了，从此没再干。

很多红乌镇人都这样，不再行房，不再吹琴，有一天死了，留下房子和存折。但赵法才在中年的末梢却出了点变故。那天技监局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介绍远房亲戚来做收银员，他出门接，望见一幅在挂历里才会有的风景：一个高挑、白皙的年轻女子斜坐在光洋摩托上，一手捏着钥匙环上的玉佛，一手拢着耳边的发丝，对着他若有若无地笑。他躲过这行云流水的目光，像是被猛砍一刀，逃回超市。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世界上还有爱情这回事。

半个月后，他去打货，临行前见她跑来请假，便柔软地问：“什么事？”她脸红了：“那个事。”他理所当然地应允了。车辆开走时，他偷偷回头，发现她也回头撒下一瞥。那是属于你的眼神啊，赵法才，他酥酥地想。

在省城的旅社，他躺在床上无望地思念，BP机忽然响了，反拨过去，便听到那个魂牵梦绕的声音像当日技监局办公室主任一样在命令他：“向后转，向前走，走出门口。”他跌跌撞撞拉开门，看见她穿着第一天穿着的绛紫色T恤，捏着手机站在那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她没有说话，抱紧了他，胸脯像幼兽一样起伏。他在这踏实的感

触里暗自流泪，好似旱地洒下大雨，然后那东西被清晰地抓住了。此后她成为他永恒的思念。他在无数个夜晚思念这柔软修长的双腿、微微隆起的小腹、如新月般翘起的乳房以及叼住他耳垂的狂野舌头。他说：“渺儿啊，我的手就像船儿滑过你的腰肢，我一路滑下去，在这里停了。”

他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生意人，他像洪水一样演说了半个晚上，以至当他走进卫生间时，内心空荡得像一只筛子。卫生间里有油黑的盥洗池、漏水的便池、黑锈铁丝上别人留下的干硬毛巾以及他松弛的身躯。他摊开手站在镜子前，觉得极不真实。凭什么呢，你比人家大整整十八岁。他感到脑后有刀锋掠过，有时深夜一人携款走过朱雀巷，他也会有这种感觉。

回来后，他轻按了下埋在床垫下的腰包，在熟睡的她旁睡了。

后来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你不打我就可以，我怕男人打我。虽然当时她是真诚看着他的，但这个模糊的答案还是让他纠结。他需要在每件事情上画上等号，一元等于矿泉水，三元等于方便面，每件事必须清清楚楚。因此他替她想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喜欢他的店铺和存折。我们红乌镇人就是这样，当一件事过于不可思议，人们就会套用《知音》上的故事来解释。

因为他无法撇开老婆，她表露出烦躁，这更坚定了他的看法。他像是碰见一个生意场上的对手，小心谨慎，量入为出，和她周旋着。他想色字头上一把刀，自己终归不是傻蛋，有时就是碰见她的手抚摸顾客的胳膊（就像看见她在人家身下呻吟），他也能稳住自己，那就让别人神魂颠倒，倾家荡产去吧。

这样的来往最终停息于夏末的一个夜晚。那夜他拉上卷帘门，到办公室行军床睡觉，却见她已卷着毛毯睡着了——她一定是躲在某个地方，偷偷留在这里的。因此他吸了一口口水，挤挨上去，扳过来时，却望见她泪流满面，像是泼了一盆水。

“我明天就不来上班了，以后也不来了。”她说。

“好好的怎么要走？”

“我决定了。”

也许是为了再度进入这美妙的肉身，他进行了大量劝说，她却总是摇头，他心里咯噔一下，算是明白了，她在下最后通牒。因此他松开手，觉得世界从来没有这样可恶过。然后她说：“我们不说这些了。”

他们像两块石头生硬地躺着，呆呆看天花板的黑，夜晚像河流，又深又远。忽而，玻璃窗“哐当”一声，掉下一块来，他惊坐起来，一道光芒射进他的眼洞，他慌忙扯毛毯盖她，那光芒却抢先一步照清那里。她像是夜晚稻田里被照得目瞪口呆的青蛙。

“谁？”他恶狠狠地问。

“你哥，赵法文。”

赵法才说“没事，我哥”，踩着侥幸的步伐走出去，走到一半软了，直到卷帘门被撞得山响，才颤巍巍地过去开门。卷帘门哗啦啦拉开时，他讨好地说：“哥，这么晚你要拿什么货呀？”迎接他的是一记耳光。赵法文、赵法武、赵法全三个乡下男汉和一个瘸掉的妇女像工作队轰隆隆开进了办公室。

“说，怎么回事？”瓦妹大喊。

渺儿没有回答。

赵法才哀喊道：“没怎么回事。”

“没轮到你说。”

过了一会儿，渺儿说：“我和他好了。”渺儿说得庄重、威严，是当事实一样宣布的，因此赵法才能想象她当时是直视着瓦妹的。瓦妹扑在了地上：“出这样的丑事，我没法活了。”大哥赵法文打了渺儿一记耳光，赵法文说：“你不用看我，我不怕你。今天我们就赏你一个结论。赵法才你过来，你自己说，你是谁的男人？”

赵法才像罪人一样走进光亮的办公室，不置可否。赵法文说：“你要说错了，我现在就打死你。”赵法才便指了下地上的妻子，后者喊：“谁是你的女人，谁愿意做你的女人？”

“你是，”赵法才又指了下，“你是。”

“我是，那好，你现在过去打她一巴掌。”瓦妹站了起来。

赵法才把三个哥哥的脸色逐一看了，躲闪着渺儿的目光，走上

前拍了下她的脸。瓦妹喊：“舍不得吧，舍不得吧。”他便重重抽了渺儿一巴掌，撒下手时，他看见她头颅高昂，嘴角流血，像烈士般不可凌辱，然后转身走掉了。走之前，她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冷漠而平静，仿佛早已相隔万里。他追出来，她已像鬼魂涉阶而没。

那天后，赵法才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眼神直勾勾，不要吃不要喝，抚摸钱就像抚摸枯叶，让人感觉一生为之奋斗直至虚无。人们说应该给他叫叫魂。

2000年10月8日这夜，是赵法才坐在朱雀巷这块湿石的第39天。天空像是一片怒海，压制着底下的苍生万物，不一会儿闪电连轴刺下，甚至照清纷飞落叶的茎脉，他狞笑着站起身，展开双臂，像年少的失恋者那样准备接受一场死亡式的大雨，可它们持久不来。

十点了，他才怅憾地走掉。

他转出朱雀巷，来到建设中路，路东有一家超市，光芒照射在门前的台阶上，像映出了一个黄格子，在那光芒里闪出最后一个顾客，是个衣着肮脏、身躯紧缩的中年人，他正像一个可笑的侠客夺路疾行。这时，超市的收银员跑出来喊：“姐夫，他没付钱。”赵法才停下脚步，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在意识到对方不是本地人后，他傲慢地说：“听见了没有，人家让你付钱。”

金琴花

事后红乌镇很多人反应过来，他们并不认识金琴花，其意外就好似发现了一个潜藏多年的敌特。因此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设想她是上海籍劳改犯与本地妇女的私生女，是敬老院已故鳏夫的养女，或者是外迁者遗留的后裔，他们为此发生要命的争吵。

我们公安局曾张贴协查通报，但那个能带给她来历和归宿的亲戚最终没有出现。在巡警大队有份她的讯问笔录，发现她交代的住址是

红乌镇青龙巷三号，但那只是租住地，房东和她连合同都没签。她不住在那里后，它悄悄倒塌了，人们撑着伞走在泥泞的街面，抬头看见院子里的枣树淹没在一堆巨大的尘土中。

我们熟知这个院子，院子的铁门由一把永固锁锁着，墙上扎满碎瓷片，院内立着一棵不再结果的枣树和一间红砖房，房门倒是常没关好，因此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些没长毛的孩子挤到铁门前，看她穿着红纱内裤走进厅堂，对镜化妆。

太阳落山时，她打开院门，走上青龙巷。青龙巷与冷清的朱雀巷不同，此时总是挤满下班的、收摊的和要回乡下的人，因此大家都能看见她打着缀满桃花的白伞，挎着巴掌大的皮包，摇着巴黎交际花才摇的小巧扇子，在唇部保持一个微笑的姿势，像皇后那样目不斜视、步态优雅地走过去。也许这时漂浮在她脑海的是煤气灯、椰子树、可乐瓶子以及圣奥斯汀教堂那样遥远的东西，但我们红乌镇人留意到的却是她火鸡一般明目的丑陋。

她梳着庞大的发髻，使本已宽阔的脸看起来更大；苍白的脸扑满浓粉，也许是扑狠了，又补些青，这样青里有白，白中泛青，竟像死了些时日的尸身；她还在宽大的唇线中央细描了豌豆那么大一块红；她穿衣服，裙子虽然宽大，却暴露出麻酱色丝袜裹紧的两条巨腿，而上身则特别不合时宜地罩上浓绿的紧身衣，这东西将平淡无奇的胸脯勒没后，在肚脐上仓促一收，露出一层沃似一层一共是三层肚子来。人们微醉的目光最后往往落在这里，就好像有一片热乎乎的海怎么沉也沉不下去。

她总是在乞丐面前驻足，取出两毛、五毛、一块，分发给他们。那些驻守在青龙巷的乞丐早已摸清她的脾气，一直等着，就是别的巷子的乞丐也嗅到风声，赶在这时杀奔过来，因此最后她总是捂住皮包，像忙碌的母亲那样嗔怪着，“没有了，没有了。”老婶子小声问：“你为什么给他们钱啊？”她说：“你们不懂的。”

关于她的善，还有一件事可佐证。一九九九年夏时青龙巷侧沟发现一具疯子的尸体，奇臭无比，街坊、法医、居委会连番视察过后，将负担留给民政所，但后者恰好集体出游，因此有干部出来主持，着

邻里就近埋了。这件事不掏钱就没人干，那挂职干部不知能否报销，犹豫不决，最后是金琴花义捐了二百元。

金琴花很少与人打招呼，巡警大队内勤罗丹例外。每当后者骑着木兰经过时，她总是让到一边，嗲嗲地打招呼：“丹姐下班了啊？”罗丹是个皮肤、身材、长相处处合适的女子，却整日素面朝天，将自己裹紧在一身威严的制服里。有时候她不理，有时候则报以真诚至极的一笑，“是啊，下班了。”就好像金琴花是她的一個妯娌。

每当此时，金琴花的脸都像喝醉了，红一下。

然后金琴花走到巷口了，那里的馄饨摊有一个她惯坐的位置，吃完她就折返回去。她这一来一去是我们红乌镇人习知的节日，要是她没来，我们就知道她来例假了。她蠕动着回去，总会有些中老年男子心领神会地跟上。他们像躁动的精子，气急败坏地互相提防着，最终又像一脉相连的兄弟，妥善处理好彼此的先后顺序。最先游进院的精子总能听到低呼，“快点啊。”他应一声“嗯”，故意很慢地溜进那间房、那张雕花大床以及她故乡一般的身体。

金琴花所从事的就是这样一个对别人来说难以启齿的职业。

以前我们在理解这个曾做过售货员、洗头妹的小姐时，总觉得她体内有一种深刻的惰性，这种惰性带给她贫穷和肥胖，也带给她心安。我们总是想这个世界存在一种人，当有人将饼子挂在他脖子上，他也懒得伸头吃一口，他什么都不愿改变。但后来我们发现自己错了，我们在那张做了很多场交易的床垫下翻出大量的纸花和纸鸟，拆开那精心折好的东西，便能看见用各色彩笔写的名人名言，有纪伯伦、泰戈尔的，也有席慕容、林清玄的，他们总是把世界描绘得非常美好。

又或许连这些美好也没想，她就是像未开化的人那样觉得这事情好玩。当男人紧张地脱掉衣服，将身躯压上来时，她发出搔痒式的咯咯笑，男人嘘一声，她便更加控制不住地笑下去。她总是这样欢快地和大家度过夜晚。

那个将她带入此行的美发店姐妹曾教诲她，要摇，你是做生意不是做爱，因此要摇，男人一摇就出来了。她摇了一次，发现男人果然

溃败在床，便嘻嘻笑起来。这时男人不知该自嘲还是该愤怒，总之心情不太好，她看状况不对，便去抱他：“叔，我以后再不摇了。”

“摇都摇出来了。”

“那我等下补你一次。”

“说什么都没用，摇都摇出来了。”

“那我不要你钱，我退给你。叔，你不要不高兴，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了。”

她的生意因此旺得像一株结满谷子不堪重负的稻子，就等我们公安局来收割了。那天来动手的是财源紧的巡警大队，他们意识到还有这样一只肥羊后，以闪电的速度扑了过来。

那天她没有上街。她遵从算命先生的教诲，给自己做了一碗鸡蛋面，接着又端来木盆，将衣服倒进去，鼓捣出一大堆白色泡沫来。她就是这样听话，瞎子说夜晚别出来，她却是连白天也不出来。待到天黑，她打开铁锁，将它挂在院门上，然后回屋收拾床铺。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程序，进来的男人会锁好它。她就这样平安地躺在那张既是柜台又是港湾的床上，打起盹来，不久有个叫狗劲的男人进来抚摸她的肚腹，她疲沓地笑了下，用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夹住内裤的边沿，将它往下扯。

她和狗劲并不知道，平素那些守在墙外的嫖客此时已像聚集在枝头的乌鸦扑啦啦地飞了，四名巡警和一名警校实习生马蹄包垫，悄然围住院落。那名实习生自告奋勇，率先攀爬上围墙，却是在就要摸到枣树枝条时脚底一滑，将锁骨摔断了。他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直到四位巡警跟着翻进来，像旋风一样刮进没关的房门，才哼唷起来。他们将这对正穿裤子的男女抓了个现行——抓嫖就是这样，是个技术活儿，早一分钟，晚一分钟，人们就会衣着整齐，就有理由说他们是谈心，因此为了保存这宝贵的现场证据，他们拿起照相机，啪啪啪，连闪光十几道，将他们的阴部以及如遭雷劈的表情拍了下来。

狗劲没经历过这场面，但他无师自通，出来时双手交叉，举过头顶，将眼睛、鼻子和嘴巴遮起来，但火眼金睛的人们还是轻易认出了他。十几分钟后他老婆就气势汹汹去了公安局，后来当她交罚款

领人时，嘴唇不停打哆嗦。她对着自己的男人低吼：“家里又不是没有。”

而金琴花被押出来时，四处张望，认出一张脸就歉疚地笑一下，好像是要说你们回吧，没多大事的。进公安局大院后，她被领到灯火通明的指挥室，一个人站在墙边，此时她还在好奇地研究墙上挂着的规章制度，研究完了就低头剥指甲。忽而电话响了，值班民警气急败坏地走过去，对着里边喊：“还笑，笑你妈逼。”几分钟后，电话又响了，民警气得青筋暴突，“死孩子，报假警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你这个死全家的。”

金琴花说：“哥，我什么时候回家啊？”

“处理好了就回家。”

他说得金琴花有些怕。可等到有人将她带到巡警大队办公室时，她就不怕了，因为罗丹坐在办公桌对面。她讨好地叫了一声“丹姐”，发现罗丹偏过头，便落寞了一下，可她是知道这些分寸的。接着主审的男民警吸了一口痰，嗯了一声，开始问话，他问得极为细致：谈好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的？谁先脱裤子？你穿什么颜色内裤？谁先动手的？戴没戴避孕套？是女在上还是男在上？一共做了多少分钟？你有没有叫？

她开始不知应该怎样答好，答一句就看一下对方，很快又通过对方便鼓励的眼神知道路数了，便像是说着别人的事情一样说开了。有时说得自己不好意思了，就低头继续剥指甲。

民警说：“狗劲说可能有十分钟，也可能有二十分钟，可你说他一进去就射了，你们到底谁说的准啊？”

“我说的准。”

民警因此大笑，金琴花便也含羞地笑起来。这时罗丹站起来舒展了下身体，两只脚先后蹬了蹬高跟鞋，像是要出门，金琴花讨好地看过去，却一下看见她倒竖柳眉。罗丹吼道：“谁让你坐着的？跪下！”

金琴花猝不及防，迷迷糊糊站起来，又听到断喝：“我让你跪下呢。”她便给吓破了胆，哭丧着脸，围着座椅转圈，可是那鞋钉已